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集文公忠文真生先山西

(三)

撰秀德真

行發館書印務商

集文公忠文真生先山西

(三)

撰秀德真

萬有文庫

種百七集二第

魏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九

對越甲藁

奏申

申樞密院措置軍政狀

照對某一介疎庸誤膺郡寄民事之外其於軍政粗克究心自昨者海道披猖幸卽俘戮因加講究乃知武備久弛蕩無隄防故使兇頑之徒得以玩視於是選委僚屬遍行海上相視形勢諒度利便條畫備禦之策具申朝廷施蒙報可仍給賜祠牒以贍工役之費某遵奉指揮督促措置今則法石永寧二寨添展圓備寶蓋新寨亦已落成增屯舟師分撥戰艦復水教之舊制定巡邏之界分已皆各有理條除別具申外但其間尚有未盡未便事件某雖叨恩易郡受代有期倘不一一申陳切慮異時仍前驟弛使朝廷給賜遂爲徒費某所區畫亦爲空文其罪大矣用敢不避黷煩具列如左須至申聞者

一海道之備無先舟楫往者左翼雖有水軍之名舟楫之具初無一有或遇寇警臨時差顧往往緩不及事兼人船未嘗相習豈能衝冒風濤與狂寇爭一旦之命今來節次分撥法石寨已有甲乙丙大戰船三隻又有寧海平海船各一粗爲足用外永寧寶蓋各只有平海船一僅可載戰士四十餘人逐寨皆俯瞰大洋萬一賊舟數至其衆稍盛法石相去隔二三潮猝然救援不及非惟難以取勝抑恐返滋賊勢合更

與造船二隻發下兩寨添貼使用兼照舊額水軍戰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例從本軍申帥府帥司申朝廷往復遲廻差官計料裁減動至累載方準行下或竟寢不報緣此坐泥腐壞不可復修今若仍循舊例遇當修之歲然後有請於朝廷切慮報應稽遲不及以時修葺二三年間諸寨之船必皆朽敗一有警急何所措手切照甲乙丙三大戰船元係朝廷行下運司本州就有管官錢內各撥一半應副候畢申豁爲錢一萬二千餘貫平海等船係本州將獲到賊船重行幫修撥付篷帆檣具色色全備其費亦復不少若二三年間便爲棄物深爲可惜某與統制楊武翼俊及本州通判施朝奉誠一等官詳細評議皆謂莫若具申朝廷乞支降官會二萬貫內五千貫付本軍打造戰船二隻撥付永寧寶蓋二寨添貼使用餘一萬五千貫發下本州知通同共交管置抵當庫一所於本軍選差將佐一員幹當將收到息錢分明上曆不得挪移他用遇戰船稍有損動卽從本軍報州委官計料立便修葺所費少而見功多後遇當修年分更不具申朝廷乞行撥降或將來大段年深別合打造方許申陳庶免頻瀆朝廷亦便諸寨之船常新而不壞所利甚大今來所乞錢數係是公共會約須盡得此數作本方可繼營見息爲隨時修葺之費不至侵動本錢而朝廷一番撥給之後可以支持一二十年比之向來三五年間輒一申請又爲有間伏望朝廷特賜從申給降免行裁減伏候旨揮

小貼子云上項所申如蒙朝廷從允卽乞併降旨揮令本州知通同左翼軍統制每歲終聯衡結罪保明所管戰船有無損動及抵當庫收支見管錢數申朝廷照會庶幾永永不至廢壞併候旨揮一旣有舟船不可無梢碇水手今本軍諸寨闕額頗多平時巡邏已是費力若猝遇警寇與相馳逐於大

海風濤之中，梢碇之人，豈不誤事。某昨嘗備本軍所申，乞行下招填，仍與刺充効用，庶得驍勇之士，續準指揮江上諸軍所招梢碇止刺軍兵，是致施行未得。今來不敢再申，前請照得諸處配到左翼軍重役兵士，多是在海道行劫作過之人，照條三年無過犯，改刺本州牢城。今與統制等官詳議，欲乞朝廷行下本州守臣同本軍統制官於重役軍兵中，揀選少壯輕捷，諳會船水之人，改刺左翼軍三色軍兵，充梢碇水手。糧廩既不甚增，緩急實得其用，的爲利便。兼照往年統制韓俊任內，亦曾申請蒙朝廷行下，遵從招刺，今某所乞委有上項體例，伏乞朝廷速降旨，揮施行。

一、某昨來畫一申請，內一項乞行下左翼軍，今後將官差在永寧圍頭者，以年爲率，理作重難，以除獲到賊徒，別申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巡綽有勞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申聞朝廷，別作酬獎，尋准省劄，已劄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委有勞効，卽仰次第申取朝廷旨，揮劄付本州照會，某謹已遵稟，照得法石寨合差正將一員，永寧寨合差副將一員，圍頭寶蓋寨各合差准備將一員，據本軍申守關進義副尉，權准備將廖彥通，進勇副尉准備將劉顯祖，守關進義副尉，本軍訓練官吳世榮，皆諳熟海道內，廖彥通吳世榮，因去年五月內捕獲海寇趙希郤等，蒙朝廷推賞轉資，已差廖彥通權法石寨正將，劉顯祖權永寧寨副將，吳世榮權圍頭寶蓋寨准備將職事，併據廖彥通等申已管幹逐寨職官去訖，某尋行考察本軍所差，委已公當，但竊見三衙門江上諸軍，有合陞差之人，皆從本司保明申朝廷，出給差劄，幫行請給獨水軍緣屯戍外郡，遇有陞差，止申殿前司出給差帖，州郡以非朝廷補授，不敢幫行請給，止是本軍量行添支，其多者，

不過十千而止。雖有將佐之名。初無其實。難責令盡心職事。今法石等三寨俱係控扼海道。每遇盜賊竊發。欲其捐棄軀命。與狂寇角逐於大海風濤之中。非稍優廩給。有所不可。照得法彥通等皆因開禧二年。起發山東進取。補授上項官資。其廖彥通權准備將。已及七年。劉顯祖權准備將。方及三年。吳世榮充訓練官。已及三年。逐年登載帳籍。申樞密院照會。各皆有勞無過。欲乞朝廷出給差劄。令廖彥通正充准備將。劉顯祖。吳世榮各權准備將候滿二年日。照已降旨揮別行次第保明申伏。乞旨揮施行。

一某昨以左翼軍於本州初無統攝。平時軍政略不與聞。緩急調發尤難。另召嘗具申乞降旨揮令左翼軍聽本州節制。尋准省劄。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調遣收捕。某敬已遵稟。但有更合申明事節。本軍兼控水陸。若海道有警。方許調遣。萬一陸路或有緩急。本州既難坐視。若欲調兵追捕。又恐本軍以所降旨揮止及海道爲詞。其合申明一也。又軍政修飭全在平時。今若遇警急。始許調發。而平居不加考察。亦有所未便。某昨來所申利害。頗已詳盡。未蒙施行。若使統戍得人。常如今日有教閱訓練之勤。無掊尅。朘削之害。雖不俟州郡節制。固無不可。其如廉介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邈在行都。帥憲亦相去數百里。近而可以考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元無統屬。不敢過而問焉。則軍政之廢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數十年來。士卒不復如向時之精銳。舟船器械。不復如向時之整備。正以主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旁督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貪叨。掊尅之私。士卒平時未嘗有一日溫飽之適。怨氣滿腹。無所告訴。有緩急必欲其捐軀效命。難矣。故爲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制節於本州爲非便。爲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於本州爲至便。朝廷之上。將爲一戍將之私計乎。爲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况戍將之公廉無私者。亦自

以本州節制爲便。如今統制楊武翼俊是也。某昨申請之時。俊嘗與聞頗以爲喜。蓋其置軍於此事力寡弱。凡百非州郡扶助。有所不可。若獲受本州之節制。則用度之窘缺。可以借免。出師之糧餉。敎閱之犒賞。可以仰給。其有勞効。可借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可望本州之申述。蓋州郡與本軍合爲一體。凡事相爲援助。則在本軍爲力也易。若州郡本軍各爲一家。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爲力也難。且如去歲海寇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應副。則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時。本州給以糧餉。犒以酒肉。日接於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勢。雇水手以助其用。調度有出郡之老吏。竊私議。以爲捕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官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繫屬。自今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之調遣。然初節制之柄。無必不能督之向前。州郡既不預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不肯資以費用。借使統戍得人。猶恐未能獨辦其事。况一有庸繆之人。濫居其選。旣無州郡督責。又無州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爲己責乎。其合申明二也。剽聞昨來議者。以殿司大軍不應聽外郡節制。是致朝廷未蒙聽許。切照殿司官兵之戍淮上者。雖小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是邊面。扞禦虜寇。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扞禦海寇。亦非閑慢去處。又許浦係御前水軍置副都統制。近因浙西提刑申請。尙許提刑司節制。况左翼止差統制官。而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某自准回降。卽欲開陳。慮涉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竊伏惟念。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無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朝廷檢照。某去年八月內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旨揮。

小貼子某今來所請係欲扶助軍政非欲侵撓事權如蒙朝廷以爲可行卽乞明降約束不許干預軍中錢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陞差將佐其統制官與州郡往來素用賓主之禮亦合並仍其舊不得輒有改更庶幾彼此相安可以協濟國事併乞旨揮此狀旣申卽離任其後得旨令泉州守臣節制左翼軍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庚辰

臣檢准慶元令諸監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民五事開奏臣猥以駑劣蒙恩擢守豫章實兼江右帥事竊伏惟念朝廷列置帥臣於諸道以總統兵戎爲職時平無事則欲其建威銷萌震警姦宄使盜賊不敢竊取一有警急則整齊一道之衆惟上所使若臂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獨以蔽獄訟治財賦爲稱職也臣觀大江之東縣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控扼江西實當光黃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邃密跨越三路姦人亡命之所出沒自餘郡邑小民亦皆輕悍好鬪殺人于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論凡任帥職者皆當以治兵爲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兵爲急故自到官以來凡事關軍政率不敢後然人情蹈常襲故往往視爲內地語及武備則哂其不切慮及江面則指爲過憂繕治城堞則曰不必徒費督責將佐則曰毋庸多事獨不知朝家建牧之意將假以爵秩姑崇帥臣之虛名耶抑將整軍修戎屏翰王室責以帥臣之虛職也昔唐曹王臯觀察江西袁兵大選羣能著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銳使不敢南窺江淮紹興初李綱爲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城郭團結軍伍威聲隱然羣盜相繼敗降如臯如綱始可謂不负朝廷之委寄矣臣雖不材無能爲役顧區區平時願忠朝廷盡瘁職業則於二臣之事竊有志焉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弭盜爲請其間有因本道利害而因及他道者事勢相關不容不爾伏惟聖明

采擇而施行之。

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內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瀘南劉裕舉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爲根本之害一於備內則敵國得以伺吾之隙而爲疆場之憂其爲患均也然敵國在外所攻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賊在內所攻者吾之腹脅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能滅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國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尅之往者李全之亂與近歲贛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疆場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內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興撒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幸妄一男子竊弄耰鋤於田畝間沿邊之戍既未可抽回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爲朝夕凜凜者也竊詳思之與其養兵而得以無用孰若教之而責其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軍者蓋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彊壯者年若干試弓弩若干力聚爲一營命日團結月增料錢一千合諸郡祖額凡若干人隆興府一千人州軍各具實數諸臣欲稍增其額合一路爲一萬二千人隆興府增五百人通爲一千五百人諸州軍均添足數日教旬閱責之官兵月按季拍責之守貳春秋二校則於團結中擇其年貌浸衰以上事業減退者仍還元來軍分而於諸指揮中選少壯及等事藝精熟者補其額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試以考兵將官以勤惰其揀選不精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守貳不覺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趨精勇此弭姦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慮不獨江西一道爲然凡在內地皆當思所以爲不虞之備如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

貼黃。臣竊觀當今軍政不修。兵力削弱。所至皆然。而師旅未解。盜賊將作。蓋不待智者而後覩。應劭之論漢山濤之憂晉。其在明時可爲商鑒。今除兩淮川蜀荆襄外。自餘八路。曰浙西。浙東。江東。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除江西見有團結外。其浙西等路。皆當略倣其制。兩浙江東。湖南。福建。大約各以萬二千人。或萬人爲額。二廣則稍殺焉。其選擇教練。悉如臣今來所請。則此八路中禁軍之可用者。亡慮十萬餘人。平居以備盜賊。緩急以待興發。非小補也。又大軍移屯。如泉州之左翼別刦軍分。如潭州之飛虎。廣東之擢鋒。福州廷祥。荻蘆之屬。及諸路帥司有親兵去處。皆當責自帥守。招填及額。選其精銳。別爲隊伍。異其賞給。淬勵而激昂之。合而計之。當不下二三萬人。武備既張。則姦心自弭。其視一方有急。然後抽舟調大軍。利害相去。何啻什伯。惟朝廷察臣慮遠防微之忠。特命近臣詳加裁酌。亟賜施行。不勝大幸。

臣竊考建炎三年。金虜自黃州渡江。由武昌趨興國。取間道以犯洪州。守臣王子獻遁去。遂屠州城。尋破撫袁諸郡。遍蹂湖之南北。然後北歸。所至殘暴。幾無噍類。言之可爲痛心。今之議者。大抵以江西爲內地。殊不知九江。興國。二郡前臨大江。北望淮堧。纔一水爾。中興初。江西安撫大使實兼節制斬黃。蓋以是也。去歲之春。虜犯黃州諸關。江右震動。本司承制檄調兵守江。倉卒間。僅能發諸州禁卒千人。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猶策馬使耕。驅羊使載。其不勝任也必矣。臣謂與其緩急諱無用之兵。以誤事。孰若平時養有用之兵。以待事。江鄂二司各有水軍。竊聞邊事旣興。多作步人起發。今江州在寨。僅有見管若干。具實。而戰艦可用者。尤爲亡幾。鄂司所管。計亦類此。借曰殘虜游魂。事非昔比。然因獸猶鬪。其可

忽諸况於外夷方興。羣雄交驚。先事之防。尤當加意。臣願明詔江州都統司及本州守臣。同任江面之責。其人船闕少之數。日下招填打造之意。什之三分。屯興國管下富池等處。庶幾風寒之備。不至空闕。江右一道。恃以亡虞。所有鄂司水軍。併乞一體行下措置。亦以什之三分。戍武昌縣。蓋興國江面元隸江司。武昌江面元隸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也。如臣言可采。乞賜詳酌施行。

貼黃照對鄂州武昌縣。正與黃州對岸。蓋建炎間金虜渡江處也。臣嘗以上流形勢利害訪問士大夫。有奉議郎司馬括者。謂今之武昌縣乃孫氏所都。而今之鄂州乃孫氏時之江夏也。江夏去江雖近。然江北間阻頗多。敵人未能直抵江面。北項更間細。而武昌對岸止有黃州諸關。若諸關失守。則直至江上。又其水面最狹。其形勢與今太平州采石略同。故建康戎司水軍盡屯於采石。今鄂之舟師亦宜移成武昌。臣雖未嘗親至其地。而以括之說參之史冊。及士大夫之知汎江形勢者。多以爲然。括往年嘗爲宣司官屬。有三劄上廟堂。其一論武昌利害尤悉。今錄以奏聞。伏乞朝廷併加詳酌。或未可舉軍移屯。卽乞姑從臣請。以鄂州水軍什之三分戍武昌。與江州興國水軍相與唇齒。其視蕩然無備。亦云遠矣。併惟聖明裁擇。

一臣竊見江西統郡十一。而隆興實爲帥府。諸郡所倚以爲重城。郭甲兵之備皆當整飭如法。然後足以壯觀瞻而弭窺伺。而臣到任之初。按視城堞。則其縣亘甚闊。而傾圮最多。尋加訪問。有寓居士夫語臣。謂五代以前。郡城廣浹中度。南唐李氏謀遷豫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東湖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紹興初。故相李綱爲帥。蓋嘗縮其北面。然其廣袤猶若干里。若干步。更契勘見今實步。按守城法。當用兵若干人。

茲豈易爲力者。今誠能按唐之舊，瞰湖爲城，則城之四面西北有江，其東有湖，天設之險，殆無以過。此豫章百世利也。臣竊詳其說，可謂至當。延縮城重事，未敢輕言。而圮壞已極，則有不容坐視者。方李綱繕城之時，其工費仰於公朝，其役兵調於屬郡，時異事殊，不敢扳援有請。而本府年來調度，百出帑庾，榜然擡多，已擢陷更遭一水，其損愈多。近委江州鈐轄楊禧相視修具，頗爲詳悉。如砌城面以防滲漏，作葉溝以通水道，用夜叉木以壯城骨，皆舊所未有。臣今一用其說，第工費浩汗，未知所出。稽諸舊牘，前帥臣沈作賓在任日，從本府撥到銀若干萬兩，付安按撫司椿管充犒賞費。今不獲已，欲於上項銀內，權兌借若干千兩，收買磚石竹木等物，及雇募夫工，日下條築，卻從本府於收到諸色窠名錢內，痛加撙節，旋次撥還，庶幾城堞得以一新，少重帥府之體。伏乞劄下遵守施行。

一、臣竊惟聖朝計安元元，思慮深遠。其在諸道，既有兵以備戰守，又有將以主其兵，復置帥以護諸將，號令素孚，紀律素定。一旦有警，將惟帥之所令，兵惟將之所使。以之戰禦，無不可者。自視事以來，講求軍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備廝役。事藝未嘗練習，教閱祇爲具文。則兵不足以爲兵矣。有副總管，有路鈐，有路分，又有州鈐。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皆以主兵爲職，而未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或閭門，或國信所，或堂部吏。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於將略，鮮曾閑習。或習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貴以自娛，甚者關葺廢放，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爲將矣。兵不足以爲兵，將不足以爲將，則帥之爲帥，是亦具員而已矣。望其藩維王室，如古之牧伯，顧不難哉？然兵猶可以閱習而精，將不可以勉強而學。竊見近歲指揮

總管路鈐例赴臺參將副以下亦必從帥司銓量乃許之任臣謂此僅可以察其年齒之狀老與精力之強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大則臣願朝廷嚴其選擇總管號爲副帥間嘗以節度使爲之其次路鈐路分亦武臣高選今之環衛蓋將帥之儲及諸軍統制統領等官亦多習熟軍務者臣謂總管路鈐宜於環衛及統制中選其嘗歷戰陣者爲之州鈐將副其取諸統領將副之諳知兵事者都監監押員多不可悉擇姑從舊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責帥臣以從實銓量毋使疾病眊昏者尸其位庶幾州郡主兵之官漸得其人□居精於教閱緩急有所倚仗非小補也或謂審爾則閭門國信之屬何以處之臣曰爲官擇人則治爲人擇官則亂朝廷儻憂此屬之失職固當置諸官閑無事之地至於軍政安危所係則不可以不擇如臣言非繆乞賜詳酌施行

一欲乞通廣鹽於贛州南安軍以弭汀贛鹽子之害

時有獻議通廣鹽於贛南安者行下贛州知通同共詳酌未報而以憂歸不及上明年春

• 薦黃失守 • 其後朝廷改武昌爲壽昌軍 • 略如所陳云

潭州奏復稅酒狀

臣至愚極陋誤蒙聖恩擢付一路入境之初訪求民瘼卽聞榷酒一事重爲潭人之害旣又詳加考訂迺知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具有不容不復臣敢疏其本末以聞竊惟酒之有權本朝家所藉以佐經費其來尚矣然後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蓋瘴鄉炎嶠疾癘易乘非酒不可以禦嵐霧而民貧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沽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之所便若重湖以南雖未聞廣之比然其密鄰桂筦旁接連賀風土氣候往往相似故全永郴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正賦併輸

酒息未有專行禁榷如江浙諸路者也。獨潭州在城或稅或榷前後屢變考諸故牘稅酒之法實起於紹興元年是時兵革未息城市蕭條幕府適有練達之人建議于州募醞戶造酒城外而募拍戶賣之城中入城之時數舉以稅官無尺薪斗米之費而坐獲利入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美其後名公鉅卿相繼典州皆因而不改旁郡如衡依倣其法亦迄今遵行至乾道二年劉珙討平郴寇增置新兵又乞屯軍郴桂一時調度百出亦不敢輕變稅法但增置糯米場添創南北楚三樓量從官賣稍分醞戶之利而已及辛棄疾之來剏置飛虎一軍欲自行贍養多方理財取辦酒課乃始獻議於朝悉從官賣明年權給事中芮輝奏言潭州自行稅酒法人甚安之官不費一錢而日有所入今變稅爲榷皆謂不便人多移徙虛市一空始行之初所得雖多今止及半而米麴之本官吏之給盡在其中夫以小利易大不便猶不可况初無可得之利且彼方新經陳峒猖獗之後又可遽擾之乎孝宗皇帝亟從其說降旨住罷令本州照久例施行是年冬帥臣李椿到官椿於吏事最爲詳練亦奏臣久居湖外備諳土俗稅酒之爲民便已久而棄疾改之當剏造營寨房廊日役夫匠甚衆所入雖不下七八百緡夫匠一散已不及初其後愈見虧額會計所得除抱認諸司錢及贍給官吏虛有廢罷醞戶之名實無所益請依舊於行醞戶稅賣而帥司樓店亦且開沽俟稅課登羨日止朝廷從之官司所醞既少姦弊易防故酒常佳而易售民戶安意稅賣無抵法冒禁之憂故雖稍取其贏仍從官賣其常平等處課額亦準舊例徑於息錢內取撥分隸自是潭俗頗還舊觀既而安丙來自西蜀視事之初卽議改榷且限三日打併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椎髻破缶所在嗟怨栝馬供磨騷及編珉伐木爲薪至空獄麓而不之恤也倡優當壚嘈雜郡齋糟糠豢豕充斥後圃

凡酒家一孔之利，鉤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絕。重法以禁，亦不爲止。搜邏之卒，旁午達道，連坐之人，填溢犴圄。富者至加籍沒，貧者令衆監償。異服荷校，纍纍於市中下之家。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讎嫌，動相誣訐。人人重足，一迹糯米收糴。責之州縣，雖窮荒之邑，艱歉之歲，坐數拋下，無得免者。監勒牙僧科率舟船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一路矣。後政帥臣葉時、鄒應龍，皆有意復舊，竟以弗果然。則改弦更張，稍蘇民困。此政微臣今日之責也。且紹興初元至今，凡九十餘載。稅法中雖暫改，然其行之之久，通前後七十餘年。榷法之行，或三四年，或五六六年，卽復大都不過二十餘年耳。由是觀之，稅之與榷，孰便孰否，其大略可覩矣。自曹彥而不怨，自是官酒與民酒並行者爲定例，莫之能改。及開禧二年，趙善恭又欲盡籠其息，不待奏聞，遽行官榷。醞戶夫業犯法者多，甫及數年，其弊遂極。曹彥約到任，是時官賣之額日朘月減，幕府相視束手無策。彥約之議，大概以爲若行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一爲稅酒，利在百姓，而官吏有所不便。此議一起，每指以爲難行，皆官吏自爲之計，非爲公家計。爲百姓計者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雖名收二十萬八千五百八十七貫有奇，而米麯柴水本錢與官吏食錢，卻計一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二貫。除本收息，僅有八萬六千二百五貫。是一日所得止二百五十餘貫。若官賣一分稅酒二分，則日稅之額不過一百六十餘貫，當不難辦。於是復行淳熙八年已降之旨，參用淳熙十年官私俱醞之議，許城外百姓自行造酒，般運入城，上秤收稅，每酒一斤，稅錢七文，不稅而入。謂之私酒，若城外以至禁地，不可關防，卽分地分緊慢，改爲旗望戶，欲來者許之承撲，欲退者許之自陳。此外惟南北楚樓，每歲量造三分之一，約復行稅法。衛涇繼之，每歲所入淨息，率不下八萬餘貫。眎昔之榷無

大相過。是不科糴。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捨去其七。而確然一定之息。踵門自至。顧何所憚而不爲哉。本司每歲諸軍供給賞犒之費。誠爲不貲。若以一歲所入。截長補短。痛加節約。亦可董董自給。外此而求多焉。必曰不權不可。然盈虛相較。其實無幾。徒爲國家斂怨一道。况淳熙八年。指揮初無衝改。爲臣子者。迺輒廢格君命。行其胸臆。臣雖至愚。竊所不忍。謹以日下措置。復行稅酒舊法。所慮人微望輕。不足鎮壓異議。旣行之後。他時或有變更。則爲釀戶者重罹蕩析之禍。是臣實誤之也。用敢冒昧奏聞。欲望聖慈。仰體孝宗皇帝嘉惠湘民之志意。特降睿旨。從臣所請。臣當琢石鐫刻。立之通衢。以爲本州一定不易之制。俾潭之百姓歌詠聖恩。永無極。臣不勝大願。伏候勅旨。

貼黃。臣竊見荆湘之地。徭峒錯居。風俗犷戾。動搖則易。綏輯則難。乾道間。因官司敷賣乳香。激成郴桂之變。厥監非邈。人所共知。本司以安撫一道爲職。正當禁止州縣擾民之政。以銷患未形。乃因榷酒之故。歲歲行下科糴糯米所酬之直。未必能及時價。所支之錢。未必能到人戶。况又有追催之苦。有陪備之費。其爲咨怨。蓋不待言。擾民之事。首自爲之。州縣效尤。其將何責。倘非亟復稅法。則歲造二十萬緡之酒。用糴至多。苟不科糴。何所取辦。萬一有姦民扇搖其間。是因小利而致大患也。臣日夜念此至熟。是以斷然行之不疑。伏乞睿照。五月二十六日•本聖旨依•

申樞密院措置收捕道州賊徒狀

照對。本路道州管下。有賊人蘇師軍等。聚集作過。已涉數年。尙未敗獲。緣本州連年災傷。飢民從之者多。遂頗猖獗。已殺傷江華縣土軍唐信等八名。近承廣西提刑司牒。據賀州桂嶺縣申。賊人蘇師軍等在本